

一个老警察的雪耻之路，
引发两个连环杀手的尖峰对决……

第三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
悬疑类首奖得主梁柯全新力作

梁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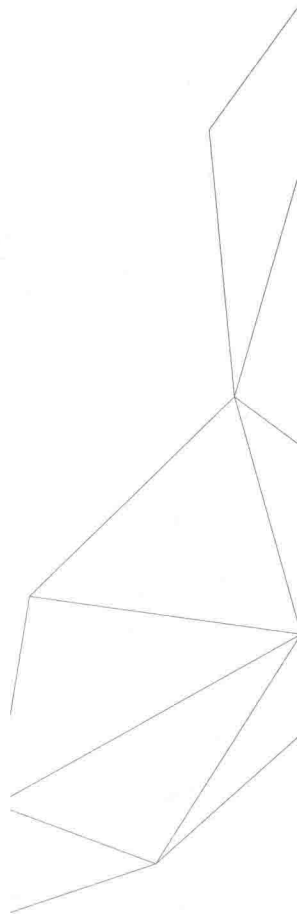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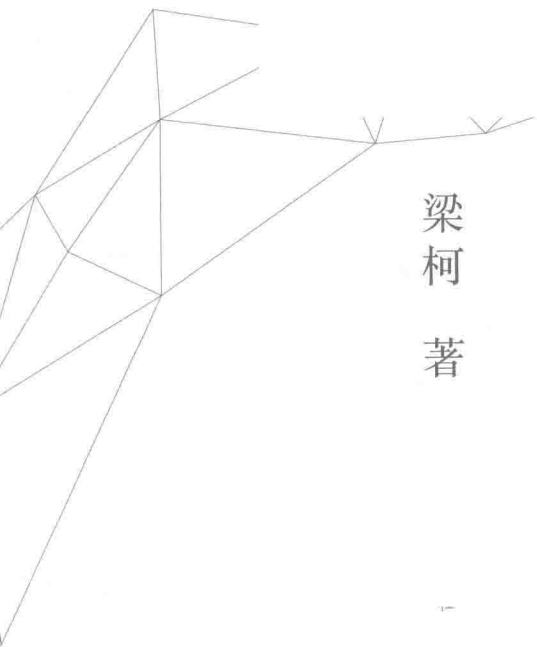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EIJI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非外借

人间猎场

梁柯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猎场 / 梁柯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8.1

ISBN 978-7-5500-2438-0

I. ①人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5006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

电 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人间猎场

作 者 梁 柯

出 版 人 姚雪雪

出 品 人 一 航

责任编辑 杨 旭

特约编辑 康天毅

营销编辑 刘东灵 刘雅薇 张愿如

封面设计 邢 月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249千字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438-0

定 价 39.5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39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 残肢 | 4

一只手就是在这时拍在他的肩头。刹那间，交通广播里听到过的所有劫杀出租车司机的新闻全挤到脑子里。他的脚死死踩下了刹车，脑海里唯一的画面就是等待自己回家的老婆孩子……

第三章 飙车 | 55

前方法拉利的刹车灯猛然亮起，逼得老四把杂念抛在脑后。手一蹭方向盘，保时捷忽地侧飘，两车并行狂飙。一歪头，法拉利驾驶室里的灯大亮着，那个花花公子伸出右手，往脖子上一抹，然后狂笑着加速，呼啸而去。

第二章 追击 | 35

“我真是受不了了……受不了了……”刘长胜再也控制不住，放声大哭，“学校的事不知谁传出来了，大伙背后都说我是臭流氓、变态。小区丢了东西非说是我干的，有流氓尾随女孩也说是我干的。老板要开除我，晚上巡逻被人打黑棍子，还有人在网上发我的信息……”

第五章 诀别 | 89

不是保安，不是男朋友，不是彭守军。这样一来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！他面对的又是一开始的境地：死者没有亲朋，没有好友，社会关系无从查找，作案动机无从猜测……

死线。案子进入了绝境。

第四章 生死 | 68

“尼玛的……”彭守军好像忽然醒过来一样，又暴跳起来，“刚明白过来，你这凭空冒出来的，是不是警察？！”这是老四一辈子最大的噩梦中常出现的台词。

第六章 代价 | 115

颅骨被送到老杨手里，他没费多大劲就得出两个结论：第一，骨头被煮过、去肉，不是自然白骨化；第二，枕骨大孔与无名女尸残留的脊椎吻合。这就是受害者的头部。

而面颊和下巴上的刀痕告诉了老四更多东西。“果然是医生，”他恍然大悟，“是整容医生。”

第七章 绝境 | 140

黄鑫那天晚上在宿舍过夜，有三个室友可以证明。更何况那天监控没坏，明明二十四小时都没人上门。

一个嫌疑人都没有了。

第九章 绑架 | 203

七楼终于到了，老四大步跑向她的公寓。远远看去，门完好无损。然而跑到跟前，老四却变成了一尊不停喘息着的石像。门上赫然贴着一张A4白纸，上面写着那段世上最惊心动魄的告别话语：“有急事需返老家，来不及通知……”

第八章 牺牲 | 170

屋子的尽头，最后那台冰箱鹤立鸡群，足有两米高。老四不再给自己时间犹豫，直接走上前去打开。里面是一个个塑料模特脑袋，上面套着的，是一张张脸皮。

第十一章 恶魔 | 253

他把摔倒的椅子扶正，摔坏的花瓶扔掉。撕坏的沙发套没有办法，只好也扯下来。然后他拿出吸尘器。嗡嗡的噪声声中，他在盘算着，还有多少收尾工作要做。这俩人的车已经开到车库里了，明天得处理掉。这个女人得杀掉，明天一块儿吧……

第十章 偶像 | 225

我要以真实面目见他，不要化妆，不要带手机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把过去的一切都抛下。那只假手带不带呢？真舍不得扔啊，要不，先留在王鹞这里吧……

第十二章 猎场 | 270

一阵轻微的嗡嗡声，假手张开，合拢，虎口正对着姜森的喉咙，慢慢抓紧。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庞晓燕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一部分，生生掐住自己的颈动脉。

我叫叶四明，人称老四。我觉得这个外号有点方。因为我发现我必须在四天之内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否则等待我的将是生不如死。

现在想来，一切的肇端是五年前那张沙发。沙发是布面的，颜色不好形容，但买的时候应该是白色。上面有股怪味，大概能闻出成分有剩饭、汗臭、烟草。我当时身上穿的衬衫起码两千块，但是我不能因为心疼东西就不坐在这坨垃圾上。

因为我的脑后顶着一支枪。

“自打开头，就没见你丫动过火，”拿枪的人叫党超，此人嗓门不大，但是嗓音很尖锐，一直往耳膜里钻，“什么卖家？马爷吧？！”

马爷，就是黑话里的“警察”。很多人不喜欢警察，原因各异。党超纯粹是职业使然。他卖枪，他贩毒，他杀人。

我浑身肌肉都紧绷着，内脏好像一下子消失不见。按理说我该汗如雨下，但额头却跟戈壁滩一样干燥。或许我应该反驳或者辩解两句，但我决定不开口。因为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声带紧张到要断掉，一出声就要露怯。

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中，墙上的挂钟滴答走了两格。

庞三看着我，脑袋上全是汗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我死了，他也活不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决定还是做点什么。

“有些道理啊，跟你们穷X就是说不明白……”我慢慢直起身子，同时用这点时间努力咽唾沫，好让声带恢复一点功能，“我要是卖花圈的，还得天天给自己扎俩啊？”

没人响应，没人附和。所有人都在死死盯着我。

没有别的选择了。

“没带，”我把香烟和打火机往茶几上一拍，尽量提高嗓门，“谁借点？”

有人往茶几上扔了一小包白色粉末。庞三递给我一小张锡箔纸。我熟练地用香烟卷了个纸管，把白粉敷在锡箔纸上，用打火机加热。一股熟悉的怪味开始钻进鼻孔。那些东西开始液化，冒泡，变成恶心的浅褐色，好像电视上火山口里的岩浆。
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把眼一闭，狠狠吸了一口。

脑后的枪撤了。党超在我身边坐下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我喝了一口就喷了出来。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“吸急了这是……”庞三在一旁谄笑着补充。

“开个玩笑，四哥别激动，”党超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吸急了伤身体，老枪也不行。”

“什么玩意儿，”我推了他一把，“掺马粪了吧？下回带点纯的给你们开开眼。”

党超笑了，然后压低了声音跟我聊了起来。

说实话，他的话我大部分没听见。我当时半躺在沙发上，觉得自己飘了起来，眼皮像是千斤重闸，不停地合上，开启。我的脑子变成了个筛子，外界大部分信息从耳朵和眼睛里进来，又像水一样漏了出去，四处溅落。

但是以下这句除外：“你要多少把？长的短的？”

我笑了。

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，旋转，屋子里的一切都在我眼前融化、冷却，浇铸成一枚镶嵌着警徽的奖章。

以上就是我第一次吸毒的情况。我的确是个警察。那是我……天知道第几次卧底行动。当时我不觉得一次吸毒能把自己怎么样。事实上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将永远 NB 下去。

第一章 残肢

如果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想回到看到洞口的那一天。

我会劝自己不要好奇，更不要进去……

那样的话，也许我就不会像现在，被困在这里，困在这头怪兽面前……

——《洞穴》

五年后。

九安市南郊。

田师傅开始有点后悔拉这趟活。

一般来说，凌晨时分俩小伙子拉着个大箱子在外环路边招手，不会有司机停下。但是他停了。原因是一晚上生意不好，不停对不起昨天老婆煮的羊肉汤。一问，俩人要去水库。一般来说，这个点没个押车的司机不会去那么偏的地方。但田师傅还是让他们上车

了。原因是这个月份子钱还差得远，下个月孩子学校又要换校服了。话虽这么讲，车子出了四环，他就开始后悔。车灯下，山路蜿蜒曲折，林子里夜猫子叫声此起彼伏。后座上两个客人面无表情，不说话也不动，让他后背发凉。

“您二位是干吗的？”田师傅为了给自己壮胆，强笑着问。

换来的只有令人更加恐惧的长久的沉默。他从后视镜里看到，两人意味深长地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游泳。”过了得有十几秒，其中一个回话了。

这个季节，这个时间，去一个废弃的水库，游泳？

田师傅的汗开始往外冒。他忍不住琢磨那个箱子里边到底装的是什么：那么大，不会是死人吧……

越想越怕，这车要开不下去了。但是跑也没地方跑，只好接着安慰自己：他俩往上搬的时候，车也没往下沉太多，说不定是空的……

等等！

一个念头光速袭来，躲无可躲：要是空的，会不会是等会用来装我的？！

一只手就是在这时拍在他的肩头。

刹那间，交通广播里听到过的所有劫杀出租车司机的新闻全挤到脑子里。他的脚死死踩下了刹车。脑海里唯一的画面就是等待自己回家的老婆孩子……

第一天 约5:30

老四坐在石桥栏杆上，抱着双臂，怔怔望着前方。天色还没有大亮，远处河岸上晨练的人影影绰绰，如同鬼魅。寒气使得河面烟雾缭绕，让他想起了那片把他的生命带入黑巷的锡箔纸。他忍不住开始想象，淹死在里边会是什么感觉。

浑身又是一阵哆嗦，老四把烟头一扔，从挎包里掏出二锅头，

一口气喝了半瓶。

“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啊……”

老四当然知道，自杀会给亲人带来很多麻烦，可是不死，恐怕更麻烦。家里两代警察，朋友、熟人也全是警察，礼拜一事情一公布，以后怎么做人？

别人会怎么评价自己？

——败类！

——丢脸！

——你也算警察？！

“我是警察！”一个声音不甘地从丹田里挤了出来，冲破了紧闭的嘴唇，他狠狠把酒瓶扔了出去，“老子就是警察！”

啪。

河边忽然灯光大亮，一条光柱投了过来。他这才看清那里矗立着的挖掘机。一个人影急匆匆由远而近，跑上大桥，一把握住他的手。

“哎呀九安警素质就是高啊，报个警这么快就赶到了？”

水库旁，田师傅看着副驾驶座上的一百块钱发愣。

刚才两人居然扔下钱，下车了！

他们在不远处的水库边上点起电石灯，从箱子里拿出漆黑的衣服，锃亮的物件，互相帮忙穿上。随即就是入水声。

原来是潜水的。

“有病！”田师傅嘿嘿笑了起来，不知是在骂这两人还是笑刚才的自己。

收起百元大钞，他心满意足地转动车钥匙，准备回家。这一夜，总算没白干。

发动机传来一阵干涩的噪声。车子没有发动起来。田师傅骂了一句，又发动了一次。还是失败了。

他开始觉得有点奇怪。

又试了第三次，第四次，车子依然纹丝不动。

“见鬼了，刚定点保养完了……”

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胆子不够大。黑灯瞎火，荒山野岭，车子动不了，不好的联想不请自来……

砰的一声，巨响从车窗外传来。一回头，只见一个浑身湿淋淋的影子在狠命地拍着车窗。田师傅惊叫一声，魂飞魄散。他已经基本确定，这人是传说中的淹死鬼，专门把人骗到水边索命的。他面如白纸，不由自主地朝后躲，手本来是要拉紧车门，却鬼使神差般地碰到了车窗升降按钮。田师傅浑身颤抖如筛糠，眼看着车窗缓缓下降……

“师傅！”然而这回的结局依然出乎意料，“快报警！”

这人完全没有了刚才在车上时候的镇定和神秘。他失魂落魄，脸色苍白，浑身不知是因为水温还是刚才的所见而颤抖不止：墨绿色的水里，脚蹼钩到了什么东西，使劲一挣，黑色的浓汁涌了出来，随即是白色的骨头。惊恐的气泡奔涌而出，他们这才看见周围有无数这样的袋子，一个个被绳子坠在水中，随着水波飘动，好像是一片死亡森林。

“尸体……”他的颤抖更甚，“好多尸体……”

一个钟头后，水库被警车包围了。岸上架起了硕大的探照灯。潜水员跳进水里，又浮上来，拖出一个个不祥的发现。

最终，清晨时分，法医宣布，在水库里发现了六十一具人类遗骸。

“这年头干工程吧，真是不容易，”陪同着老四赶往案发现场的路上，梁老板忙不迭地递烟，“好不容易拿下标，资金不到位、人员不到位，好不容易到位了，第一铲子挖下去，工人又发现了这么个东西，你说说我这是……刑警同志，这个事需要多长时间啊？”

“那不好说了，”老四摆摆手，掏出自己的烟，“又不是手机，不可能它落在这儿，人回家了，对不对？还得找其他部分……”

“那您估计得多长时间啊？”梁老板的脸顿时耷拉下来。

“那得看凶手切了多少块了，”老四走到挖掘机旁，朝下一指，“就这？”

“就这，您看见了吗？白乎乎的……”

老四接过手电，朝河面照下去。手电把其他光源驱散，河水看起来如墨汁般浑浊。光圈在漆黑的水面上左画右画，掠过漂浮的污物、兀立的岩石、植物的根叶，最终停了下来。老四大概看清，的确是人手，沉在岸边的浅水里，被树根拦住。从大小来看，应该是女人，但是看不清指甲颜色，这事也不能说死。手臂从前臂中间被截断，切口……

他忽然感到一阵恶心，赶紧直起身子。

“刑警同志！”梁老板又拿着烟凑了上来，“我吧，也看过电视，破案的事也懂，我们不能破坏现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，是不是您亲自，这个……啊……”

“你催我白搭，”老四毅然打破了他尽早复工的幻想，“得法医捞，我捞也是破坏现场。”

“那法医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法医来了也不算完，这条河道都得封锁，什么时候捞全了什么时候算……”

梁老板不再说话，焦急地踱步。老四坐在挖掘机上，默默抽着烟，把不适感压下去。过了几分钟，恶心是消失了，头又开始疼。

“来了！”随着梁老板的喊声，警灯照亮了河岸。老四看到，两个人影走了过来。

“四哥？你怎么在这？”走在前头的是一队的小安，安再荣。

“来这遛弯，正好碰上了……”老四含糊地敷衍着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后边跟着的是法医老杨。

老四上前递给他一根烟：“今天值班？”

“别提了，老刘他们出现场了，只好把我叫来了。”老杨不停摇头，“你还不赶紧回家睡觉？”

“睡不着……”

“今天局里的人找你干吗？”老杨抽了两口，忽然问道。

“还是上回尿检的事……”老四有点尴尬，吞吞吐吐。

“你好好跟人家解释，别骂人，你这个脾气啊……”老杨恨铁不成钢地唠叨了好久，老四低着头听着，也不回答。直到老杨说累了，咳嗽了一声，把烟头碾灭：“赶紧的吧，什么情况？”

“一只手，从这砍断的……”老四在自己胳膊上比画着。

“浮着沉着？”

“沉着……”

老杨皱了皱眉头，打开手电到河边观察了一会儿，然后弯腰探腿，沿着河岸慢慢挪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他拿着人手上来了。

“我就知道！”他把手往地上一扔，“真手的话，早泡涨了。”

老四一看，脸一下子红了。

是假肢。

“这种事你们报警之前自己搞清楚好不好？”小安看了老四一眼，然后教训起梁老板来，“浪费警力啊这是！”

“一定一定，”梁老板喜笑颜开，“一定加强员工教育，下次绝不这样了……”

“怨我，没仔细看……”老四脸上挂不住了，跟老杨道歉。

“行啦，”老杨摆了摆手，“都回去吧。没死人终归是好事……”

“挺沉的呢，”小安掂量着那只假手，“这玩意儿也乱扔，吓唬人吗这不是？这人逮住了也得教育教育……”

老四的眼睛忽然直了。他愣愣地拿过假手，端详起来。这是一只做工精美的假肢，硅胶皮肤几可乱真，手臂上还有半枝玫瑰文身图案。

“这人……”老四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好像认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老杨一扬眉毛，“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不一定，也可能是记错了……”老四回过神来，尴尬地摇摇头，“我先收着，行吧？”

“行，行……”小安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。

挖掘机轰鸣。梁老板如愿以偿地开工了。

“传说中的四哥啊……”走到警车旁，小安不停摇头。

“怎么了？！”

抬起头来，他发现老杨严肃地盯着自己。

“杨叔，您听说没有……”

“你少操心！”

小安试图辩解，结果被老杨一嗓子喝断。他不再言语，悻悻地上了车。警车开走了。旁边的树丛里，老四怔怔地看着他们的背影。双拳紧握，浑身都在颤抖。良久，他长叹一声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街灯一盏盏熄灭了，太阳却还没有升起来。早餐店纷纷打开门，往外泼着脏水。环卫工人在车道上无精打采地用扫帚做着收尾工作。老四抄着手，走在人行道上。手里的烟燃尽了，他随手一扔，又点上一支。后腰的疼痛开始像植物的根一样从表皮扎进肌肤，朝着骨头步步深入。他额头上开始冒汗。

党超被抓的时候，一切看上去都结束了——铁案，死刑。个人二等功。老四万万没想到，对他来说，这只是个开始。

有天早上，他醒来就感觉浑身无力、头昏脑涨，有点像感冒，可是仔细一体会又不太一样。他没当回事，照样上班。在公交上，心跳一阵阵加快，小腿肚子像抽筋一样，老想往前踢。他喘息一阵，抬起头来，忽然发现好几个人在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。用手一摸，才发现清水一样的鼻涕早就流了出来。他赶紧掏出手绢，对着车窗擦了起来。擦着擦着，一个念头像导弹一样飞进脑袋，把往日的世界炸得微微一颤：

我这是上瘾了……

市立二院终于到了。急诊部走廊里的日光灯亮得刺眼。走廊两旁的长椅上还坐着几个捂着肚子叫疼的人。老四咳嗽了一声，